

睿智的民族呀！从历史上走
黑、姜维等等，无论是农
女邦的圣帝，以至于镇
大地同一站，不解耀
巨匠呢？

从祁连山
深远

勤劳的民族

族，文雅吞没

不遇的2008年汶川

难以比拟的能量，摧毁
这个民族的山川，海在了
个民族依然坚强地立于
之中，哪一段生活，
产生共鸣呢？

哪一次事

了这

（万多少

纸山的下

哪一次事



小说卷

茂县人民政府
成都时代出版社 出品

羌族文学作品选

汶川羌人 潘孝宏 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族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欧阳梅主编. —成都: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464-0165-2

I. 羌… II. 欧… III. ①羌族—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97.4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135 号

羌族文学作品选 小说卷

QIANGZU WENXUE ZUOPINXUAN XIAOSHUOJ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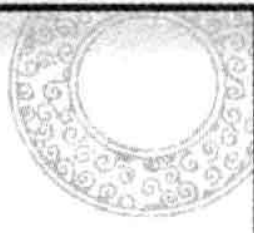
欧阳梅 主编

责任编辑 干燕飞
责任校对 周 慧
装帧设计 成都市标点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刷 莫晓涛

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86619530(编辑部)
(028)86615250(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成都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30mm 1/16
印 张 58.75
字 数 86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464-0165-2
定 价 128.00 元(共三册)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电话:(028)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86261882



顾 问:陈 钢 谷运龙 尼玛木

高加军 刘仕建 祁寿清

主 编:欧阳梅

小说主编:潘梦笔

散文主编:曾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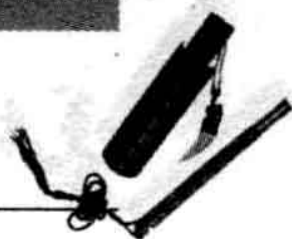
诗歌主编:梦 非

片区组稿:周 正 刘汉文 阙玉兰

王明军 袁晓明 余士兵等



插图摄影:梦 非 二根米



寄语伤痛（序）

》》》》 谷运龙

能够让人感到欣慰和舒坦的东西总是上心的东西。

正像这套书。

我实在没有能力对这套书去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不是因为我对这一群作者的太多了解或者太少了解，也不是因为我对作品的喜乐哀怨，而是因为我对这个民族的深沉的愧疚和灵魂深处的忏悔。

世界上大多数优秀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巨匠和传世之作，文学让它们开放在花上，飞翔在云间，或豪歌如雷，或恸哭似啸。它们就这样如阳光一样辉耀于世界的天地之间，闪亮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文学成为引领它们的先锋，它们又成为引领世界文化的先锋。因此我们在认识它们之前先认识的是荷马、莎士比亚、泰戈尔、惠特曼、高尔基、马尔克思、海明威、福克纳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之于民族真是太重要了。

然而羌族却恰恰是一个另类。

这是一个在甲骨文中唯一有记载的民族（我不知道是羌族人自己把自己书写在骨文中呢，还是他人发明文字以后

将其记载)，但人们似乎都如先知一样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因此才有了口传心授的羌族艺人释比，他们以文学的口头表达（而非文字表达）形式，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在本民族之中传播。由于语言的排他性，以至于这个民族被封杀在语言的囚笼之中，老死也走不出去。到现在为止，羌族还没有过一部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天空中光耀古今，也没有一个作家、诗人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而芳。这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千年尴尬和这个民族文学的万年沉默，以及这个民族难以言说的永恒伤痛。

我不敢怪罪我的祖先的无能和愚昧，疑惑他们为什么总是东躲西藏，曾经在半个中国横刀驰骋、立马狂饮的马背上的民族冲天的豪气都自灭了，绰约的风姿也自灭了，没有任何让人可以去读、去思、去想的系统而博美的东西，甚至到了让同一血脉的子孙都不能认识、认知、认同的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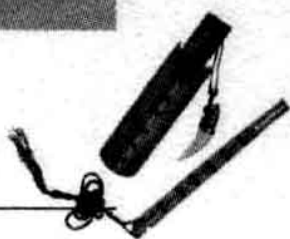
然而铁祖先毕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缔造者，因此，我便看见了这个民族的血脉之花终于以文学的形式开放了这个民族，芬芳和鲜丽了这个民族，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欣慰和舒坦的事吗？

一群人哩，几千年中谁在这个民族中见过这样的阵容，听过这样的吟唱和高歌，读过这样的情爱和怨恨？他们把自己的古老民族装在心里，寄在怀中，一路走来，一路歌来。

我们是一个多么古老悠远的民族呀！从远古走来，战乱、逃亡、迁徙……太多太多的苦难，太多太多的巨痛从来都没能阻止这个民族向人类文明迈进的铿锵步伐，犹如奔涌了亿万年、狂卷了亿万年的岷江，哪一条细流、哪一朵浪花、哪一声咆哮不可以开出文学的绮丽之花，浇出文学的清碧四野，吼出文学的亮丽天堂呢？

我们是一个多么伟大睿智的民族呀！从历史上走来的炎帝、大禹、始皇、元昊、姜维等等，无论是农业文明的始祖，还是治水安邦的圣帝，以至于镇守边关的武将，哪一个往天地间一站，不辉耀文学的天空，不成就文学的巨匠呢？

我们是一个多么坚韧勤劳的民族呀！从昆仑山到祁连山，从祁连山到岷山，那些雄峻的山峰、深远的峡谷到处都有这个民族缔造的奇迹。历史上与之



共生、结伴的民族都老死在历史的记忆中了，唯独这个民族横空傲世，独步历史。屠杀灭绝不了这个民族，灾难吞没不了这个民族，即使像千年不遇的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尽管以其难以比拟的能量，摧毁了这个民族的家园，撕裂了养育这个民族的山川，海吞了3万多族胞的生命，但浴火而生的这个民族依然坚强地立于岷山的不倒之中，坚韧于岷江的不息之中。哪一段生活、哪一次事件不让文学产生震撼，不让世界产生共鸣呢？

然而，我还要说：

如今，我们什么都还没有产生，什么都还没有成就。

实际上，这是一种貌合神离的疏离，是一种同床异梦的亲切，是一种痴人说梦的空虚。

这是我的伤痛！我们的伤痛！民族的伤痛！

让我们都从这套华彩的书中走出来吧，走出我们旧有的向往和曾经笑过哭过的情景，重新开始一次真正的跋涉，把文学真正当成我们的一份对这个民族的神圣责任，当成我们初恋而成为相偕终身的爱人，当成我们谆谆教诲的师长，深入其间，感悟其间，哭就哭个惊天动地，笑就笑个惊世骇俗，真正地在这个民族融于一体，活于一世，终于一生。

让我们都从千年不遇的震殇中走出来吧，从同胞们飞行的亡灵中获得力量，从无疆的大爱中再度新生，去拓展一片崭新的文学天地，去成就一番辉煌的文学事业。虽然我们都还不是文学巨匠，但相信我们会有人成为文学巨匠，我们在结伴而行、共忧共患、同喜同乐中信心十足地期待着这一切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感谢这一个群体，让这个民族终于有了一种更富有情节、情景、情爱的表现形式，让文学开始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顶美丽的花冠，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之光、文明之光。

感谢欧阳梅女士、茂县羌族文学社的一行人忍着伤痛，怀着情爱，在艰难之中出了这套书！

2009年12月2日

目 录 *Contents*

谷运龙

美丽麻风 (1)

飘逝的花瓣 (56)

朱大录

雾兮归来 (83)

羊 子

杂谷脑河谷的梨花 (88)

梦 非

遥远的狗 (95)

星 光

神山、神树、神林 (115)

雷 子

滚烫的字 (147)

潘梦笔

远去的雪线 (152)

二根米

芬芳朵哟喂 (171)

董 良

毒 药 (183)

支离破碎的月亮 (207)

曾承林

承林小小说五篇 (213)

郭志武

河东河西 (222)

最后一个硬币 (235)

白果树王 (238)

成绪尔聃

黄烟女人 (245)

风雪老龙弯 (250)

蒋宗贵

将军行到拐弯处 (253)

阙玉兰

羌族干妈 (265)

罗子兰

最后的母狼 (272)

王术德

驼背兽医的命运 (280)

冯 翔

木叶鱼 (304)

后 记 (316)

美丽麻风

》》》》 马尔康 谷运龙

土生含着一根黄朽的死人骨头，成九十度夹角地站在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之中，表情十分难看，他家是队里唯一的叛徒。去年爸爸在游完街后让几个背盒子炮的捆绑着押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妈妈是昨天用一床烂席子裹了软埋了的。土生感到了一种解脱。要不是妈妈，他早就……土生在脑子里花花地想着，口里却浸润出了唾液，饥饿至极的他，第一次感到这根死人骨头的香味。汗珠子一串串细密地砸在地上，土生又看见了妈妈头上痛苦的汗水。

那天下午，太阳烂肠子一般地在瓦窑前游弋，大家都在土堆上休息，突然一声巨响，巨大的气浪把尘埃扇到了人们的脸上，队长从地上弹了起来，说了一声“日他妈，糟了！”就往出事地点跑去。所有的人都炸了，知道挖了一天的神仙土塌了。队长急了，喊着马上清点人数。土生一看，妈妈不在。他就扯起嗓子喊，没有回音。土生急了，拿起锄头就开始刨土，众人才都急抓抓地忙乎开来。不一会儿，便

看见了一角衣襟，不多久，妈妈被挖了出来，泥菩萨一样，只有小肚子还微微地起伏着。土生轻轻地为妈妈抹去脸上的土灰，她的眼睛已经灰暗下去，口里往外冒着血，汩汩的，一句话没说，头就歪在了土生的怀里。

“日塌了。”队长说。

土生大滴的泪落在妈妈的脸庞上。

土生闻着死人骨头清冽冽的香味，五脏六腑响亮地翻腾起来，脑子里嗡嗡地敲锣打鼓一般热闹，眼前生出碎生生、白花花的银子，一个趔趄倒在地上。

土秀一直用明瞅瞅的眼盯着土生，看见他门板一样倒下去，心里急得猫抓一样，但那些斗人斗红了眼的人群让她挪都挪不动。

土生这次惨了。她想。

好几天都不见土生出工了。队长急了，认为叛徒婆娘死了，小叛徒竟然公开与革命群众搞对抗，拒绝劳动改造，拒绝接受批判，阶级斗争在佳山寨真就有了新变化。于是，就让牛娃去看个究竟。

牛娃来到土生家，碉楼的门紧闭着，他就用脚踢，可一点回音也没有。他仍不死心，完不成队长交办的任务，他就不叫牛娃，这点起码的革命性他有。于是，他干脆就捡了块石头砸起了门，这是革命，决不温良恭谦让，要用暴力。砸了一阵子，楼上伸出一张红扯扯白皮翻翻的脸，眉毛也没有了。牛娃吓得转身就跑。身后传来土生恶狠狠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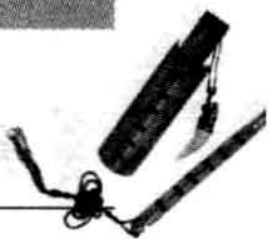
“回去给队长说，老子得麻风病了，要死了。”

这句话，差点把牛娃的尿吓出来，他风车车一般跑去报告队长，队长不相信。

“麻风病是说得就得吗？”

牛娃弄不明白，支支吾吾地说：“反正一脸皮皮翻翻，红萝卜一样，眉毛也脱光了。”

晚上一起吃饭时，土秀看见爸爸一脸的不高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爸爸，今天像丢了魂一样，出啥事了？”队长黑睨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狗日的土生咋就得麻风病了。你信不？”土秀一下就愣怔了，一句话没说。咋会呢？队里从来没听说有人得过麻风病。“会不会是这狗杂种日弄牛娃，想



逃避批斗？”队长问女儿。土秀心慌慌地甩过去一句话：

“都是让你整出来的。”

“这女子，咋这样说话。”

二

土生走了整整三天，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阴森得很，背后的阳坡上是黑沉沉的杉树林，密匝匝地一直排列到山顶，对面的阴山上是些杂树，都是硬杂木。白天静悄悄的，只有风过后的林涛哗哗地流水一般，声音黏稠。

土生找到了一个岩窝，不大不小刚刚好，很深很深，里面还有燃过的灰和一些火柴头。土生便坐在石头上，脑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面对眼前的一切，他心头涌起了很多伤感和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发泄。这就是他了此残生的所在，他铁了心不再回佳山寨，哪怕死在这老山林里，哪怕成孤魂野鬼。土生想起离开佳山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留念的思想，反倒感到轻松、高兴。在他最后在山梁上回望佳山时，想找点伤感，但却洒了一泡尿，收拾裤裆时说：“以后屙屎都不朝佳山这个方向！”转身时，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伤感的眼泪就在眼窝子里转悠，土生没让它流出来，使劲往肚子里吞。

土生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三角，把一口锅架在上面，点燃了火，火苗就从三个孔中亮亮地蹿出来，舔着锅沿，烟雾拥挤在岩窝子里赶不出去。土生呛得使劲咳嗽，眼睛眯缝着，眼泪汪汪的，十分可怜。火燃旺了，火焰黄亮亮的，土生看着火苗真亲热，就想跟它说句心窝里的话。

喝了两碗很稀的面汤以后，土生感到了一身的沉重，不知不觉中响起了轻微的呼吸声。

早晨起来，凉风轻轻地往山洞里穿。土生奇怪，昨晚锅里吃剩的面汤和没洗的碗像被什么舔过一般，干干净净。

土生断定是什么野物昨晚光顾过岩窝。

土生把炮火挂在树枝上，甩开膀子砍伐林木和荆棘，他下决心要在春季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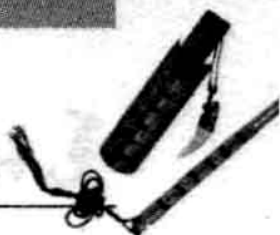
把玉米种下去，否则今冬明春的日子就没法过。砍完后，等太阳暴晒，但太阳总不出来。土生就日娘捣爹地骂天老爷。土生边骂边往山上走，腰里带了棕绳，肩上斜挎炮火。终于，他找到了一条獐子踏出的路道，已经让这些野物走得光光的了。土生找了几个点，将手干粗细的萝卜条树砍去头，拉成弯弓，安好索套，用一根木棍点了一下，机关很灵，一触即发，套子收紧被树条拉得老高。土生美美地笑了一回，又拉下将套子做好，用树叶烂枝盖好机关，去做另外的绳套。这天，土生在不同的路上安了五个绳套。下山时天已擦黑，野鸡已上树栖息，土生就装了一小把铁沙。在一棵红桦树上，土生看见了一对星袖儿鸡，硕大的身子，举起枪，“轰”的一声，两只鸡都扑棱棱地掉了下来，足有四五斤重，土生随手扯了一根鸡毛从鼻子上穿过去，挂在枪杆子上回到岩窝。

三个白晃晃的日头过后，砍下的蒿草荆棘都晒出了黄色，土生把这些东西尽量卷裹在一堆，卷了十几堆。做好引子后，划一根火柴，火光冲天，“噼噼啪啪”地爆响，但无论如何都没有生产队烧火地的阵势、排山倒海的阵势。火烧过后，一张黑油油的地就铺展开来，土生生出无比的喜悦。

点完玉米，土生上山看索子。第一个机关就发作了，弹起的吊杆上有一个麻乎乎野物，土生知道这是獐子。近到跟前，一看，是个麝香，已经断气了。土生把它解下来，重新做好索套，掩藏好机关，又往其他地方去。快到最后的索套时，又听见有凄凉的鸣叫，听声音像麂子。走过去，果然是一只黄麂子，未成年的，一见人便急着在空中手舞足蹈，待土生走近了，反倒安稳消停下来，一双眼睛充满了恐怖和哀怜。土生把杆子拉下来，为它解了套，放它一条生路。这东西不知是已经精疲力尽还是顿时有了灵性，反倒在土生不远处停下来，回头望着土生，十分依恋的目光，土生就难受了。

三

玉米种完后，队里放了一天假，让大家去山里扯野菜打发这一段最难熬的日子。爸爸还是像队长一样安排土秀去挖石面，土秀假装脑壳疼，队长骂骂咧咧地说：“尿罐子痛，我看你死丫头是懒。”土秀说：“懒就懒。宁愿饿死也不



吃那劳什子。”

太阳出来后，土秀爬到楼顶，坐在白灿灿的太阳下，一会儿就出神了，怔怔地想土生，耳边就又响起了三声飘飘忽忽的口哨。

土秀跑到寨子后面的老地方时，土生已拉了两捆玉米秆垫在下面，木人似的坐在那里，看见土秀也不起来迎接。土秀心里的愉快一下就变成了愤怒，钉子一样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土生仰躺下去，看见天上的星星和半个月亮，心里酸楚得想哭。有很多的话想给土秀说，却又不知咋说。他扯下一截玉米天花在嘴里嚼着，仍然不知怎么启齿。

“你是死了呀，死人，连屁都不放一个。”土秀耐不住地问。土生一个机灵坐起来，低着头，灰头土脸地打不起精神。

“再不说话，我就走了。”

“我得麻风病了，土秀。”

“唬弄人的。”

“真的。”

“那我看看。”土秀向土生走来。

土生像见了鬼似的往后退缩。“你不要过来，要传染的。”

“我不怕。”土秀继续往前走。

“真的，你不要再往前走了。”

“我不看个明白，这一辈子心里都不踏实。”

土生站在那里，心里发怵，双腿直抖。“我哄你不得好死。昨天，陈医生和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要我在两天之内滚出佳山寨，不然就乱棒送我归天。”

土秀抓住土生的手，用力扯，就把土生扯到她的怀抱里了。土生想推，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土秀趁着月光仔细地看这张熟悉的脸，真的有了明显的变化，所有脱去皮的地方都长了嫩肉，红艳艳的还有些烂渣渣的白皮，翻卷着。土秀就用手慢慢地摸，从土生的这边摸到那边，又从上边摸到下边，一直这样摸着，最后她双手扳正土生的头，双眼逼视着土生：

“是真的吗？土生哥。”

土生看着土秀让月光洗浴的脸，银盘似的，再看看那双闪烁着的眼睛，土生使劲摇了一下头，当土秀敏锐的目光迅速捕捉到这一美丽的信念而放射出希望之光时，土生却马上又使劲地点着头，嘴里像用胶水粘着似的，咿哩呜噜没有一个清楚的字。

土秀摇着头，目光柔和起来，两行泪水滚了下来，她紧紧地抱着土生。“土生哥，你不能哄我。”

土生摸着土秀的头发，心里难受死了。多好的土秀呀！他能哄她吗？不能！不哄她，他将不明不白地做棒下冤魂。全村人知道他得了麻风病，都会拿起锄头弯刀赶他走。

“你离远点，土秀，看传染了你。”

“就不，传染就传染。”

土生又看见了以前的土秀。在学校里，他俩坐一张桌子，其他的同学都在桌子中间划了一道分界线，各自把守，不得越雷池半步。他俩却从不，总是和睦相处，边界无战事，若有扯皮红脸的事，总是土生让着她。庙湾沟的水夏天总是涨落无序，土生也总是最先把她背过去。土秀喜欢土生，除他个子高大外，成绩也最好，老师总宠他、表扬他，甚至分樱桃时都给土生分得多一些。土秀看见，但不说。办果果园玩时，他们几个小朋友喜欢玩过家家，一配一，一对一对的，自由组合，土秀总选土生，像亚当和夏娃一般玩得纯真无邪。天真的笑弥散开去，罩住他们光洁如玉的童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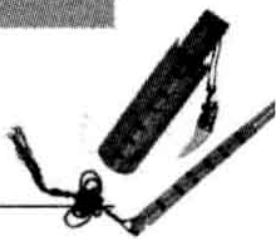
办果果园以后，土秀对土生更好了。再以后，他们长大了，两人心里都有了对方的位置，几天不见心里就空荡荡的难受。队长不知道这事，要知道非把土生整死不可。于是后来他们就有了联络暗号。约会一次，第二天队里的人就说昨晚又听见三声鬼叫。

土生扶土秀坐在玉米秆上，土秀十分依恋地躺在他的怀中，眼睛一眨一眨的，十分灵醒。

“我要离开佳山寨。”

土秀烧灼一样坐起来，用十分可怕的目光望着土生。

“到哪里去？”



“不晓得。”

“我要去。”

“土秀，我真是麻风。要是唬弄你，我土生让豹子抓了，老熊撕了。”

土生脸上堆满了诚实和朴素。土秀弄明白了。突然，土秀感到一阵恐惧，霎时，眼前出现了几双绿汪汪的眼睛。这时，他才明白昨天晚上发生在家里的事情，一个多么恶毒的置人死地、人财两空的恶计划。

“土生哥，你走你的，我不拦你，你走得越快越好，走得越远越好。土秀不拖累你，土秀跟了你，他们就是找遍全世界都要把你找回来。”

土生点着头，豆大的泪珠子砸在土秀的脸上，土秀觉得冷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快要窒息了。她灵巧地一屁股坐在了土生的怀里。土生一下子感到了这个精灵的温暖和从未有过的可爱，一股姑娘特有的气息香喷喷地弥散开来，润润的往肺叶里钻，往小肚子里钻，往骨髓里钻，把土生烧灼得难以克制。他一口含了土秀的嘴不要命地吻了起来，土秀也疯狂地吻着土生。土生的手伸进了土秀的衣服里，突然间土生停了手，望着土秀，很绝望地吼道：“土秀，我是麻风。”

土秀用嘴堵住土生的嘴，喃喃自语：“我也是疯子。”就动手去解土生的衣服。土生也鬼迷心窍地去解土秀的围腰带。

大地就此旋转起来，佳山寨像水一样地往上涨啊涨啊，土生像在水里晃水，突然一个猛子扎下去，扎得很深很深，差点断了气。

土秀边收拾衣裳边说：“土生哥，这下我是你的人了，走到天南海北都要记住土秀。”

土生抬起头看她时，她已经双手捂着脸跑了。

土秀的脸红得血一样，太阳暖暖的，她望着很远的山梁子，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四

夏天到了，地里的玉米长得水灵灵的，像油浸过似的，土生也把所有的山

都走过了，了解了这些山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药材、野物、野果等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岩窝里已经堆满了各种野物肉和皮张了。夜晚时，土生一个人坐在野物肉前犯傻，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况且这些以前闻着香得让人直往肚里吞清口水的肉，眼下却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就连放一个屁都是草獐子、黄麂子、野鸡屎味道，野物肉吃得土生看都不想看，甚至上山取索，如果是麝香，就直接割了麝走，皮肉都丢在山上，让豹子、老鹰去吃。

土生找到了一条已让蒿草蓬勃遮蔽的老路，他说不清这条路是老红军走过的，还是古时候的茶马古道，抑或是药夫子挖药踩出来的，但的确已经很多年无人走了。只要往山下走，总可以找到寨子的，他想。他走得飞快，但又很仔细，身上背着几腿獐子肉和几张皮子。一路上他都在树上砍出一块新印痕作标记。只翻过一座山，土生就看见了山下有一些人户，再翻过一道小山包，土生看见了一条好大的河，河的对岸全是房舍。他高兴得连蹦带跳，像麂子一样跑下山。

土生来到这条街上，街上好多的人，像是逢场，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卖的。他直接找到了供销社，问一个姑娘买不买肉和皮子，姑娘睨他一眼，说有收购站，他就径直去了收购站。收购站冷清清的，他找到一个老头，像是一个老收购员，这家伙陌生的目光快把土生烧焦了才说：“哪来的？”

土生说：“山上的。”

“山上哪里的？”

土生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回答。收购员就把眼睛移在了皮货上，向他招手，让土生放下东西。边看边问哪个村的。

土生灵机一动，答道：“麻风村的。”

老收购一下愣了，惶恐地打量着土生。

“以前叫麻风村，根本没有麻风，你看我像麻风？”土生笑着解释。

老收购点点头，把几张皮子拿出来，开了票。土生卖了二十多元钱，厚厚的一匝。“不要肉吗？”老收购摇摇头。土生就说：“送给你。”老收购挥挥手说：“你去馆子里看看。”

土生这土包子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好几十元哩。往回赶时，他双脚生